

应县文史资料

第四辑

政协应县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会

一九八九年六月 编印

政协应县文史资料研究 委员会

主任：王耀政

副主任：马良

委员：杨生江 郑德贵 石稔光

何铁光 于怀旺

审稿：杨林

编辑：王耀政

校对：章如清 焦美萍

丁伏 王耀政

葛如兰

目 录

应县八景今昔	姚焕芳 王耀政 (1)
繁峙故城非金城	王耀政 (6)
应县古大罗镇考	尚庸身 (12)
回忆应县的盐业生产	杨 林 (18)
应县的碱业生产	杨日荣 (23)
应县风味食品	周 巨 王耀政 (30)
民国初年北楼口的商业概况	尹茂仁 (44)
繁盛一时的下社村镇	赵崇节 (47)
应县东辛寨义丰店经济发展史	张玉朴 (50)
义井念佛堂	尹茂仁 (61)
园艺家王焕生	王 桓 王耀政 (63)
尤世定略传	董哲品 (67)
大木匠孟守仁	尹茂仁 (71)
胡瑞林办义学	丁 伏 (73)
我的外祖父——朱振贵	肖志荣 (75)
田景符与福成堂	尹茂仁 (81)
晋奉战争时奉军在下社后勤兵站之点滴见闻	葛如兰 (85)
冯玉祥雇佣白俄军驻扎应县事	葛如兰 (87)
白俄军在东上寨的骚扰	尹茂仁 (92)
奉军在东上寨	尹茂仁 (94)
乔军与日本侵略军争夺南泉据点纪事	张五昌口述 王耀政整理 (98)
下社惨案纪实四则	李昌毕 (99)
一九四八年三打应县城之战争	张震宇 (105)

窝卜沟民兵智擒叛徒李有贵

-宫玉亮口述 章如清整理 (114)
- 智擒恶狼——汉奸田菊峰..... 任进喜 (115)
- 回忆应县游击队民兵斗争点滴事例..... 胡明保 (118)
- 徐有为活擒汉奸范美.....唐彦川口述 章如清整理 (128)
- 一次征粮任务..... 李志孝 (129)
- 奇袭西关丰绪俭复仇队.....李生秀口述 蒋恒春整理 (131)

应县八景今昔

姚焕芳 王跃政

一、木塔玲珑

应县木塔，建于辽代，迄今逾九百余年，是国内现存最高最古的木建筑物。塔高67.31米，直径30米，五层六檐八角，每层平座下夹设暗层，实际为九层，明层均有塑相，各有风格特点。塔基石砌，高约4米，塔顶莲盆（系砖砌）与铁刹约10米。塔身为楼阁式，柱分内外二槽，横梁衔接，层有明暗相间，楼梯相通，檐下和平座下，有无数斗拱承托，成为此塔建筑上的一大特点。每层外面平座以上环设栏杆，可供游人眺望及观赏风光。内外檐下悬挂了历代名家无数牌匾及对联，是书法艺术的荟萃，也是研究木塔历史的珍贵资料。其中有二块匾分别是明代二个皇帝“驻蹕”“幸临”时书亲。登临绝顶，顿觉气候变寒，耳际生风，远处山岳如屏，河流若带，近处屋舍低矮，人马如蚁，如置身神话境界，塞北旅游者莫不以登应县木塔为快事，晴天丽日可在五六十里外看到它的情影，夏日早晚鸽子傲翎，麻燕翻腾，其景更壮观。建国后，各级政府对木塔很重视，历经修理和加固，国务院于1961年批准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三中全会后，应县木塔对外开放，每天国内外旅游观赏的人络绎不绝。木塔真不愧称“天下奇观”。

二、凤井含辉

旧志《古迹志》中载“金凤井，在旧城内东北角。（明

代缩城时已断在城外)《大明一统志》也对此有记载。相传唐晋王李克用生时,并有金凤飞出。金代诗人元好问咏其迹,有“飞出摩天金凤来”之句。据说井中自飞出金凤以后,常有纷辉吐出,成为一大奇观、列为八景之一。传说往往伴随着人的主观愿望,是一种民间文学创造,不足以信。但井确曾有过,老年人都说金凤井在小西关东端街的中部,其北有一台墩,名凤凰台,但都未曾见过凤井吐光。只留下一个美好的名称而已。凤井自从八十年代有了自来水,已弃置,后即填没,凤凰台在建房中被人挖土垫了地基。今此景名实都不存在了。

三、桑干烟雨

桑干河为应县的过境河流,由西南向东北流去,境内长度32公里。据旧志载,本县境内之桑干河,风景奇特,春夏间雾气迷蒙,如烟若雨,置身其间,如入幻境。

曾有一首诗这样赞美它:

水字桑干古有名,波涛汹涌绕金城。

萦回有浪堪垂钓,清暖无尘可濯缨。

渡客若从烟里出,渔舟如在雾中横。

暮春一二金兰友,浴能归来歌咏清。

这首诗把“桑干烟雨”和盘托出,但近几年桑干河水量和湿度显著下降,昔日迷蒙景象,就很难见到了。

四、浑水夜月

浑河发源于浑源县,进入本县后先是由东向西流,到镇子梁折转变为由南向北流。“浑水夜月”这一胜景就在镇子梁古安边镇之北端,有一古寺遗址,传名清泉寺。现在在这

里建成镇子梁水库，出现了一个新的人工湖，此景更增添了新的秀姿。古时此处南边是有名的四镇之一的安边镇，镇的北头又有清泉古寺（遗址亦在），河之北岸，背靠龙首山，脚下赵霸岗（古迹三岗之一），附近又有唐泉，（因镇国将军唐鉴墓得名）。夜晚，河流夹在大山中，周围是名胜古迹，寺观清泉，皓月当空，交相辉映，水中静影沉璧，浮光耀金，而月上下可观，实在可爱。今天镇子梁水库浩瀚千亩，水库景致更加迷人，湖上可泛舟，水中有肥鱼，夹岸杨柳成荫，渠道纵横交错，塞上小江南，现在更比过去美。

五、边耀夕照

边耀，古为边陲要塞，在县境东北，距县城三十里。边耀背山（龙首山）而水（浑河），形势险要，跨过浑河，便是应县平川。每当夕阳西下之际，平原已暮色笼罩，形影模糊，而边耀一地却独染霞彩，屋舍、田野、树木、动物均呈现一片金色，犹似彩屏。其夕照如此美妙，故得为八景之一。如欲一览胜景，须待夕阳西沉之际，山顶抹云之时，中天晴朗，空气清新，只现片时即失。

六、南山晓云

本县南山属恒山山脉，旧志称“茹越”也称“雁门”。此山东接太行，西接管涔，为山西北部一大屏障。唯因山势高峻，许多山峰海拔都在二千米以上，山中沟壑纵横，地形多变，呈现不同的小气候带，景色也各不相同。早晨每遇气候潮湿或雨前雨后，山顶晴天丽日，山腰云雾缭绕，人行其中有如登云驾雾，倍生情趣。山上多奇花异草，珍禽异兽，且有许多美妙的神话传说，四时景色不一，一日中早午

晚景致各异，尤其是晓云，彩色纷丽、变化多姿，更妙不可言，如欲一睹“南山晓云”，须得身临其境。今日的南山，森林植被正在恢复中，大片大片的人工松林正在茁壮成长，有许多已长成椽材。这里甚产名贵药材黄芪，是地地道道的“正北芪”。且产量大，远销海外，创汇不少，为当地山民的一个主要经济支柱。大石峪中有一干线公路将桑干盆地与滹沱河盆地连接起来。小石峪，有永镇寺和珠海寺两座佛寺，至今不乏游人；至龙湾山之龙湾观，香峰山之法王寺，历史上曾是名寺名观，可发游人吊古之幽情。龙其是夏季，川下炎热难挡，山上凉爽舒适，无蚊蝇骚扰，是一避暑的好地方。且因水草丰盛，发展畜牧有广阔前景，每年暑天季节，川下羊群均来此避暑放牧，南山对当地的经济发展，不可低估。它不愧为一座宝山。

七、龙湾春色

龙湾山在城南四十里，茹越口之东侧，有一寺庙名龙湾观。州志载，元大德间羽客张志通在此棲息，因泉砌池、池名“龙池”。此庙规模宏大，年年阴历四月初八日庙会，游人信士络绎不绝，商贾云集。其时正值春暖花开，景佳人乐，真不愧对“龙湾春色”。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在破“四旧”的鼓噪声中，庙被一扫而光，“龙湾春色”就大减风采了。

八、黄花秋风

“黄花秋风”系指黄花岭秋季的景色而言。黄花岭（亦名黄花梁）在县境西北，与怀仁、山阴县交界。北魏时称黄瓜堆、曾建有黄昏、日中、日没等城，曾是兵家重地。州志

载：“至秋，黄花耀金，远近起瞻，习习风来则幽香袭人，游不厌日”。关于黄花有两种说法，一说指黄花松之花。传古代本阜遍布黄花松，故名黄花岗；一说当地山岗上有一种野草，秋季开花，遍地金黄。哪一说法对，现尚无定论。而今黄花松不见一株，黄花草也寥寥无几，昔日美景，已不复存在。明代尚有黄花寺，后毁。为今国家已在该岭设立了林场，名金沙滩林场，已着手绿化，或许不久将再展雄姿。

繁峙故城非金城

王跃政

明《应州志》（郡人田蕙修）与《山西省历史地名录》（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都将应县城东八里之古城遗址，考作应州故城，即金城废县，其实错了，它是繁峙故城。

首先《水经注》关于此城，早有明确记载，卷十三《沁水》章节里有如下叙述：

“湿水又东北经石亭西，盖皇魏天赐三年之所经建也。湿水又东北经白狼堆南，道武帝于是遇白狼之瑞，故斯阜纳称焉……湿水又东流四十九里，东经巨魏亭北，又东崞川水注之。（崞川）水南出崞县故城南，王莽之崞张也。县南面玄岳，右背崞山，处二山之中，故以崞张为名矣。其水又西出山，谓之崞口，北流经繁峙县故城东，王莽之当要也。又北经巨魏亭东，又北经剧阳县故城西，王莽之善阳也，接十三州志曰：在阴馆县东北一百三里。其水又东注于湿水。”

这段引文，说出了湿水（今桑干河）与崞川水（今浑河）在汇合前所经过的地方及其大体距离与方位。二水经过的这个地段，恰好是现在应县的北部和东部地区。其中白狼堆在湿水之北，按方位应是现在怀仁县高镇子。因此高阜是过了黄瓜阜（黄花岭）后北岸的唯一高地，符合引文的解释。湿水之南岸，有石亭（不知今系何地，境内今有石桥，是否偕音得名，暂存疑）。东流四十九里东经巨魏亭，按其距离算，该亭应在今义井乡北部北张寨至大柳树间，也可能即神武镇（古应州四镇之一）所在地。再向东流水即进入怀仁境

河头乡与浑河合流。至为重要的，是在叙述崞川水的流向与流经地域。准确地指出，崞县（即今麻庄村古遗址）在崞川水之北，县城“南面玄岳（恒山），右背崞山”，至于“西出崞口”，水向北流，《大同府志》以为崞口即横山以南地段。我以为横山以南，地域广阔，是一大平川，无论如何也称不上“口”，口者，山谷之出口也。只有今镇子梁渠首处，才名敷其实。此处南有镇子梁高阜，北有赵霸岗（龙首山的一部分），中间谷口均为岩石，不过数十米，且水从这里流过即折而向北流，与引文一致，故可断定古之崞口即在此处。古城遗址距此不过三里多，“经繁峙县故城东”，舍此岂能别地。巨魏亭在繁峙故城之北，水亦在其东，“又北，经剧阳县故城西”，这里明确指出剧阳故城在浑河之东岸，具体地点可能在怀仁河头乡小昌城村至应县北冯庄之间。这样说来应州建置前相当长时间内起码北魏之前是繁峙故地。纵与剧阳有瓜葛，也不过一个东北角。

二、关于应州与金城的建置年代现有三种说法，一、建于唐武德年间（通志）二、建于唐天宝年间（明《应州志》），三、建于五代后唐天成元年。其中一、二两种说法均缺依据，不见于史传。明《应州志》所说天宝初王宗嗣所筑，不过是一种附会，因王氏传中有“自朔方至云中据险要筑城，斥地甚远”，据此说王宗嗣筑，不过猜测而已。即令王氏在应州筑了一座城，也只能是现在县城洪武八年改筑前之故城。今城只有故城的四分之一。旧城遗址今尚残有一部分，可以看出轮廓。城东八里之繁峙故城，地面散存之物发现不少陶片，系汉代遗品，当地农民曾于城墙附近掘得长铁箭头，亦系唐以前遗物。而现在的应县城，后建之城墙夯土内有大量石炭灰渣，其间唐代粗瓷碎片，俯拾即是。再者，

从历史和州志的记载看，也可找到不少此城建于唐代的蛛丝马迹来。

据《州志》记载，李克用父李国昌因旧城废塌，筑新城于天王村，天王村因附近有天王祠而得名。《田志》：天王祠唐卫公李靖建。在旧城东北隅，传克用母尝祷于祠，见金甲神人跃出，后生克用，《一统志》载克用生时，井中飞出金凤凰，井遂以名“金凤井”。后列为应州八景之一。城亦因此名“金凤城”，其遗迹均在今县城附近，根本与东八里之古城无关。后来天成元年置金城县，又以金城升应州。都与金凤故事有缘源。金城者，金凤城之简称也；应者，感应也。贵人出世，感应得井中飞出金凤凰，比“南北大山相应，得名应”更合情理。龙首雁门相去甚远，“相应”倒有些勉强。这是笔者一个浅见。还有，旧志载，冲虚观唐广德四年建，洪武八年筑城时，将本观中分；天王祠亦在旧城（缩建前之北城部分）东北隅，元末兵燹。这也由侧面证明此城建于唐代。可以说，直到唐末，应州尚未建置，武则天执政时，塞外失控，为少数民族默多所略，应地时而属云州时而属定襄，但当时确实有一座新城，屹立于云州西南百里之遥，即定襄之新城，也许此城就是王宗嗣所经建。但它与城东八里之古城，毫不联系。纵然李国昌又“移筑”，也只是对新城的重建。现在这个县城起码改建过三次，最后一次是洪武八年。第一次缩去北部（面积为408米×1300米），第二次缩去西部（面积240×700米），第三次修筑，只剩长700米宽860米这样一座小城了。但金城就在此地，所谓旧城、古城，是相对而言。在唐代它是定襄之新城。沙陀部就安置在此地，这个民族，死后火葬，骨灰都盛入陶罐中，埋入地下，上覆一方砖，多集体坟冢。今西关运输公司院

内，文化大革命挖地道搞战备时曾掘出大批陶罐。1950年解放军202师在席家堡一带也出土许多陶质骨灰罐，均系沙陀部之葬品。更有参考价值的是清代朱彝尊关于在应州马神祠下发现朱邪府君墓志石函的叙述。详见《山西通志》足以证明应县为沙陀的发祥之地，李克用生应县，似亦无须争论。

繁峙故城，秦汉以来为雁门郡属县之一，及北魏设繁峙郡、领县二：繁峙（今应县）、崞县（今浑源县）。拓拔鲜卑族初期，西晋怀帝永嘉年间，封拓拔猗卢为代公，因去国悬远，要求以陞北五县即楼烦、阴馆、马邑、繁峙、崞县为领地，怀帝允诺，并州刺史刘琨尽徙五县吏民于岭南，另立新邑。以后岭南才有了繁峙、崞县、楼烦等县名。另据《魏书》记载，繁峙故城中曾建筑有行宫，名繁峙宫，北魏拓拔什翼健在繁峙北郊登极称帝。此城东西宽930米，南北长1100米，比明代应州城大数倍。其方向北偏东27度。其所以废毁，除了上述理由，更主要的在于北方各少数民族之间，中国封建统治者与各民族之间的频繁战争，人口大批逃亡及死亡而致。它与金城之建置并无直接联系。

附图：

古湿水及崞川流域示意图（图一）

金城遗址与州城图（图二）

金城遗址与州城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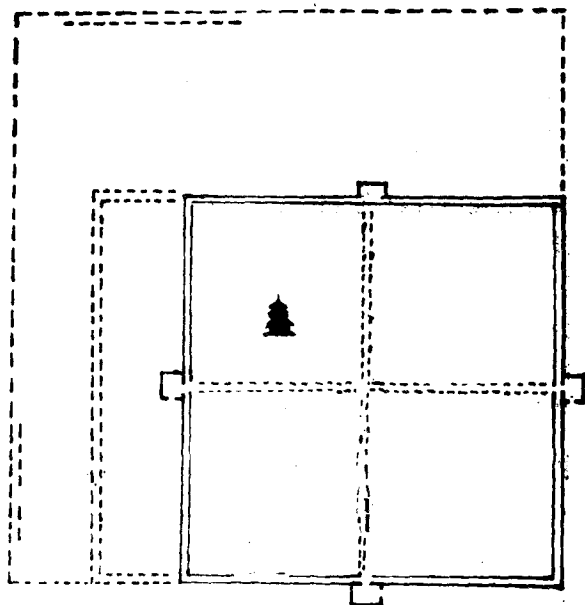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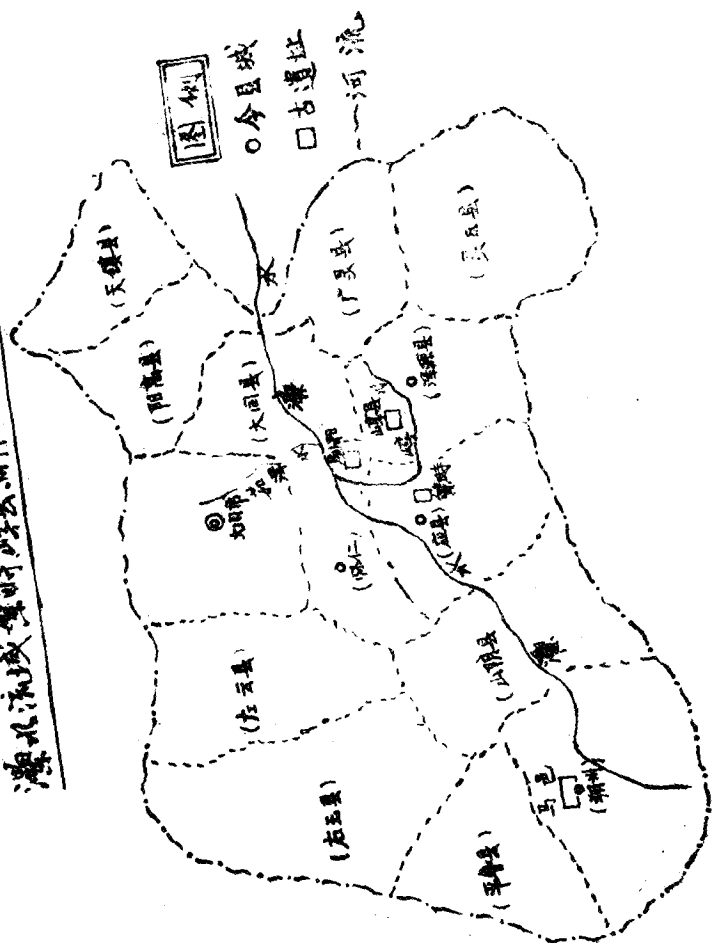


图
例

—— 明代城墙

----- 古城遗址

潞水流域肇时县、荆阳故城位置图



应县古大罗镇考

尚庸身

一个充满神话的古村镇——应州古“大罗镇”

旧州志载，应州古有四大镇：北“神武”、西“司马”、东“安边”、南“大罗”。其中南边的大罗镇，现地址不明确，旧志明万历年间州境图载，在龙湾山下，今考察该山下，并无古镇明确遗迹，那么它确切地址究竟在哪儿呢？我从多方面考察和分析，认为在今城南南泉乡、窰子沟村北二里处、“大山门”地境内。我之所以如此说，是根据如下理由和事实：

现“大山门”地内，留有一段高约六米、长二十余米的旧城堡遗迹。其次堡墙周围，留有好些特殊的旧地名，如堡里，堡后，南楼、佛殿庙、于家园、枣树园、卧羊场等。从城堡和这些旧留的地名看，证明这里过去确是村镇、而且不是普通的村庄，是一个有气派而又富裕的地方。不然怎能有这些特殊的名称呢？什么南楼、这个园、那个庙的。特别还有专门卧羊的场子，除以上这些遗迹外，另还有地下遗物，如清代咸丰年间，因山洪暴发，堡子东边一高地被水冲击，塌出一柜钱，满是古钱币。再是后人在那里耕田种地做工，常常出挖家用器物如碗盏杯类，磬、犁、铧，据说还出挖过一块方正的石头，上凿有下棋的格线纹图。这更说明其地不凡。该地出现了这些器物，可惜当地人们不懂考古道理，不明其价值意义，对挖出之器物，不予珍视保存，实为可

惜！“大山门”过去是一个大邑镇，是肯定无疑的了，但它后来为什么成了一片废墟呢？这有一段充满神话色彩的传说：据生于清代同治年间老年人，多次传说过下边故事，现将“如是我闻”的一些事件，简介于下：老人们说，古“大山门”曾是一个不凡的大村镇、据说镇内有两个大富翁，一个是因养羊出名的丁姓人，因养的羊上了万，外人送号称为丁万羊，另一个叫郑子良，这两个人都有一段神话故事。先说丁万羊。在封建社会、人们讲迷信，常常用活的牲畜（如羊、牛、鸡等）杀死，作为祭品，祭神祭鬼。丁万羊某年搞祭祀、选“祭羊”改变了过去挑肥大羊的办法，异想天开，用一种特殊方法选择：即是在羊群中间，摆三张高桌迭磊起，看那只羊上跳，谁跳到第三个桌上，就选谁，一个小山羊蹦蹦跳跳的，跳上去了。于是就把它作为祭品杀了。丁万羊自这次祭祀后，羊大批死亡，因而光景日趋衰落，很快穷了，这是为什么，因为被杀的那只羊正是“羊王”，由于王死，群羊无首，也就衰落了。另一个叫郑子良，这是一个有很多财产的大富翁，他拥有许多水田、旱田，银子铸成块，成箱成箱的装。平时吃饭用的是银碗银筷，由于钱多，他以员外自居，傲视一切，不只瞧不起一般贫苦人，就连当时人们信奉的神、龙王也满不在乎。他以为有那么多钱，神也奈何不了他。据说、某年天大旱、禾苗枯萎，秋收难保，眼看遭大灾，要死饿人了。人们不甘心死，在迷信思想支配下，向龙王爷祈雨了。于是群众大张旗鼓的向龙王爷“祈雨”。一边领牲、唱戏许愿，一边日夜不停地、叫男人们在龙王面前，虔诚地轮流跪香，并严禁女人参与露面。当全镇人们心急如焚诚心祷告的时候，郑子良不只不参与，反而是去和龙王斗气打赌，他拿上椅子，坐在龙王前摇着扇子，向龙王